

黄宾虹艺术丛书

浑厚华滋本民族

Vitality,naturally,
stately: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of
the national spirit

Huang Binhong
birthday 150 anniversary
exhibition

黄宾虹

——诞辰一五〇周年纪念特展作品集

中国美术馆

主编 吴为山

人民美术出版社

黄宾虹艺术丛书

黄宾虹

中国美术馆

浑厚华滋本民族

黄宾虹诞辰一五〇周年纪念特展作品集

主编 吴为山

Vitality,naturally,
stately: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of
the national spirit

Huang Binhong
birthday 150 anniversary
exhibition

人民美术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浑厚华滋本民族:黄宾虹艺术解读/黄宾虹著.——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12
ISBN 978-7-102-07602-7

I. ①浑… II. ①黄… III. ①黄宾虹(1865-1955)
—中国画—绘画评论 IV. ①J212.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3153号

装帧设计	作品拍摄	编辑	执行编辑	编委会	编辑	学术顾问	副主编	主编
王学军	王书灵	李星	邓锋	胡伟	吴为山	何琳	薛永年	谢小凡
		张帅		张子康	游庆桥			
		张希丹		安远远	马书林			
		刘汉娥			谢小凡			

浑厚华滋本民族 HÚNHÒU HUÁZĪ BĚN MÍN ZÚ
——黄宾虹诞辰150周年纪念特展作品集

HUÁNG BĪNHÓNG DÀNCHÉN 150 ZHŌUNIÁN JÌNIÀN TÈ ZHǎN ZUÒPǐNJÍ

编辑出版 人民美术出版社

(北京北总布胡同32号 邮编:100735)

<http://www.renmei.com.cn>

发行部:(010) 67517601 (010) 67517602

邮购部:(010) 67517797

责任编辑 沙海龙

责任校对 马晓婷

审读 刘士忠

封面设计 徐洁

责任印制 赵丹

制版印刷 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版次:2017年3月 第1版 第1次印刷

开本:889mm×1194mm 1/16

印张:12

印数:0001—4000册

ISBN 978-7-102-07602-7

定价:5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厚润华滋我民族

黄宾虹画集序

画有民族性，虽因时代改变外貌，而精神不移。

——黄宾虹致傅雷书

东方文化，历史悠久，改革维新，屡进屡退，剥肤存液，以有千古不变之精神，昭垂宇宙。

——黄宾虹与友人书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东西方文化在碰撞与交合中，艺术家们各自恪守自己的文化理想，实践着不同的价值取向。画坛巨匠黄宾虹（1865—1955）坚守民族文化立场，放眼世界艺术格局，从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和传统中寻找资源，以“借古开今”的创造方式和“浑厚华滋”的美学追求，成为一代标领。其画学理论与艺术实践都彰显出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以其精深、博大富于哲学思辨和自然之理的论说，以其丰厚的艺术实践佐证了本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内在活力。

黄宾虹为世人所知，确是因其画艺。其之所以画境入化，乃在于他还是一位学者，一位美术史论家、书法家、篆刻家、诗人、文献学家、考古学家、文物鉴定家，是一位脉管里流淌着中华文化血液的国学大家。

对于自己的身份定位和文化角色，黄宾虹又是如何看待且不断调适的呢？其出生儒商门第，青少年时期遵父辈之命，读书应举；“及年三十，弃举业”，参与维新和革命，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海上前20年（40岁至60岁前后）主要在报社、书局任职，从事新闻撰稿和美术编辑，后10年（60岁至70岁之间），游学各地，转做美术教育工作，并矢志于绘事；后“伏居燕市将十年，谢绝酬应，惟于故纸堆中与蠹鱼争生活。书籍、金石、字画，竟日不释手”，逐步幻化出“浑厚华滋”的美学追求，并通过心摹、手追，功深百炼而厚积，遂形成自我面貌。返杭的晚年生涯，人艺俱老，纵谈画理，提倡“民学”，求新图变，已臻化境。

综观其一生，在时事动荡中坚守“治世以文”，始终保持“抱道自高”的学者本色，将绘事提升到学以问道的高度来研究，将“诗书印”“文史哲”的综合修养融入绘画，并希冀以绘画去表现和振兴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显然，他更看重“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文化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并矢志于追求“大家画”。怎样才能称得上“大家画”呢？所谓“道尚贯通，学贵根柢，用长舍短，集其大成……故能参赞造化，推陈出新，力矫时流，救其偏毗，学古而不泥古。上下千年，纵横万里，一代之中，曾不数人”，黄宾虹一生孜孜以求，确可称“大家”无疑，不仅是“画之大者”，更是“学之大者”。

如果按照孔子所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黄宾虹一生的艺术追求正是循着由技

进艺、由艺悟道，直至“道法自然”之路，最终熔铸出中国山水画“浑厚华滋”的时代风貌，内蕴着大美不言、大朴不雕的“内美”精神。这种“内美”既是“画不写万物之貌，乃传其内涵之神”的“自然之性”的提炼，也是艺术理法“肇始人为，终俾天造”的思辨性的实践追求。并且，他还将这一审美理念进一步提升为对于民族文化精神的阐扬，所谓“山川浑厚烟霞古，草木华滋雨露新。图画天然开国族，裁成庶类循初民”（自题山水）；还如“浑厚华滋本民族，画山古训忌图经”（自题山水）等等。落实于其绘事研究的具体方式上，黄宾虹以史家的剔抉钩沉，以艺术家的敏锐感知，勾临了数以千计的古代画作，从中爬梳、整理笔墨语言，从而在“师古人”的集大成中实现了创造性的转化。同时，他又遍游名胜，尽览祖国河山之大观，写生画稿多达上万张，在“师造化”的静观体验中既得山川之“真貌”，又获艺术语言之启悟。“古人”与“造化”在笔与墨会的不懈探索中，在“浑厚华兹”的审美意象追索中，“最后达到道成肉身的践行境界”。

从黄宾虹的题画诗和画论中，尤其从他的“太极笔法图”，从他所临王铎、石涛、陈洪绶的山水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位大师的艺术思想和审美追求。绘画风格缘自哲学本源、生命之初、造化之始，他从阴阳、太极的哲学原理阐释了勾与勒的运笔方式，将艺术家的心路合拍于乾坤规律，将中国绘画的笔墨本体与天人合一的运行模式相同构。他对历代画风的精辟概括正像他对山川精准而神妙的勾勒。他从笔墨技法实践的角度深入剖析画史画理，如其谓“唐人刻划（画），宋人犷悍，元季四家出入其间而以萧疏散远为之”；“明季启祯间，画宗北宋，笔意遒劲，超轶前人，娄东、虞山渐即凌替。及清道咸复兴，而墨法过之”。他还具体论道：“北宋人画夜山图是阴面山法，元季四家惟倪、黄用减笔，简之又简，皆从极繁得之”；其关注北宋人幽邃浓黑的自然意象，并一生力追，且拈出宋元繁简转换的内在逻辑。由斯，古贤之妙墨皆为前因，在黄宾虹先生的世界里这种前因遂成为厚密的底色，烘托出混沌中放出的光明。他尊重自己的独特体悟，在各各不同的自然形态中创造着迥然有异的笔墨意象，而这一点恰恰常为人们所疏忽。故只留意于表象者，一般只看到黄宾虹的墨点，而并没有循其画理与领悟他所营建的灵山妙境之异同。他所作广西梧州桂林山水，其山势、水势、云气、雾气皆灵秀奇逸，设色碧如翡翠；所作川蜀之山，则仙云漫漫，道险峰峭，皴法雄厚苍浑；所作西湖，则山形悠远，波平若镜，柳色依依，舟行人闲。时墨点密集沉厚；时青黛水色交融；时疏朗勒形，经意勾画；时空蒙设色，漫兴点染；时亭台隐显有致，时古贤松下行吟……

黄宾虹所营构的世界，是有着人间烟火的仙境，是充满诗化的灵境，是生发出多样形式的画境，是富于创造的艺术高境。他对笔墨的总结与提升，他对审美领域的拓展，使得 20 世纪的中国画坛承古开新、生机盎然，焕发出具有民族文化底色的时代精神。

虽然黄宾虹生前已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虽然在潘天寿的眼中，也被视为真正的“五百年，其间必有名世者”。然而，“自古圣贤皆寂寞”，黄宾虹及其艺术同样经历了长期的“踽踽凉凉，寂寞久已”。其生前便曾多次对学生和家人说：“要等到我死后 50 年，才会有人欣赏我的画。”事

实上也确是如此。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大量黄宾虹画作的出版面世和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开展,他的画才逐渐进入一般公众的视野,并开始专业领域内掀起一股“黄宾虹热”。即使如此,直至当下,能够完全读懂、体味其艺术“内美”精神的人也并不是很多。

为何认识和解读一位真正的艺术大师如此艰难?

一方面是由于黄宾虹综合学养之全面、传统文化之深厚,令日益缺乏民族文脉的今人难免产生“瞎子触象”的片面与偏颇,再加之其黝黑的作品面貌不讨时俗喜欢,令大多意欲直窥其艺术堂奥、探寻其文化高峰意义的人望而止步。

然而,“道不远人”,能够在时代性变迁中体现出民族精神的艺术恰恰最具恒久的魅力。黄宾虹的艺术及其影响正是如此,脉脉相传,“传无尽灯”!

在其身后,林散之深得真传,以诗、书、画三绝名世,尤融其笔墨于草书,使得书画同源的意象美学在书法创作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其用笔如锥划沙,力透纸背,运行似行云流水,悠游出谷,又宛若溪入平川,温情回转。其用笔柔中藏刚,仿佛太极回转,于乾坤激荡中立定,于气流互换中勇进。中锋主出,八面临风,提顿、起收、折转、急缓,在勾勒与点画方面深得黄宾虹艺术之精髓,拓展了笔法的表现力,既新且古。用墨上,极尽各种墨法之奥妙,将绘画中浓、淡、破、泼、积、焦、宿诸墨法成功地运用于书法创作中,水墨交融,变化多端,尤妙用宿墨,使得书写自得意境,于渲染的淡墨水迹中获得山水精神的畅神与慰藉。由此,林散之书法在时代的高原上立下了令人仰止的高峰。林散之先生不忘师恩,曾写下“吾师乃是黄山老,天外莲花第一峰”。而李可染所创“李家山水”,“黑”“满”“崛”“涩”的艺术特色正与黄宾虹“黑”“密”“厚”“重”的风格一脉相承,在墨法继承与发扬的同时,进一步融合中西,在逆光、顺光、顶光、侧光和心灵之光的相互交辉中,在墨黑和飞白的对比中,使得积墨层层点染焕发出新的时代光辉,尤其可见黄宾虹先生的审美和形式的影响力。赖少其、张仃、王伯敏等俱在黄宾虹艺术的感召下,立足传统文化,吸收时代新风,或将干笔反复积擦和层层湿染相结合,或集取一端,以焦墨取胜,或融史学研究与实践为一体,无不是受惠于黄宾虹艺术的影响。时至当下,黄宾虹的艺术愈发显示出蓬勃的生命活力,一批有识之士开始从他的艺术创造中重新激发出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寻找传统的文脉源泉,重新思考由笔墨而生成的大美。

黄宾虹自觉于民族文化精神的彰显,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坚守于以古出新的创作道路,也并不代表着他是一个守旧的传统主义者。恰恰相反,我们认为,他的坚持与自觉正是基于文化自信的一种兼容并包,正如其对待西方艺术的态度,“画当无中西之分,其精神同也”。还如其对印象派风格的创造性阅读等,均显示出开放与包容。因而,作为后学者,对于黄宾虹的借鉴学习,不

应该仅是简单的形貌模拟和语言承袭，而需直探其艺术态度和内在追求的本质。如此方能为民族文艺的时代性发展注入崭新的生命活力，真正做到“古不乖时，今不同弊”。

值黄宾虹诞辰 150 周年、辞世 60 周年之际，为了表达对一代宗师的深切缅怀和由衷敬意，为了进一步挖掘其艺术精神的文化价值与启示意义，中国美术馆特以“浑厚华滋本民族”为主题举办纪念特展。这一主题是黄宾虹对自身山水画审美理念的恰当概括，是其自然之道与艺术之法的高度融合，不仅体现为自然造化的“山川浑厚、草木华滋”，还表现在“黑密厚重”的笔墨体系之大成和继承性创造。同时，这一审美理念还是其旧时在民族危难之际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再度开掘，深蕴于作品之中，饱含其思想、情感和人文理想。正如“笔墨”“江山”“内美”“民学”等论述与实践，均折射着他对民族文化精神的理解与觉悟。

此次特展汇集馆藏黄宾虹精品，辅以海外藏家和国内文博机构所藏佳作，以层层解析、参照对比、交互对话的方式展示其艺术创作的画学理想、笔墨语言的生成机制和师法自然的澄怀悟化。展示方式上跨界组合、形式多样，以“为大师造像”的当代艺术名家的油画、中国画、雕塑作品拉开整个展览的序幕，将 70 余件黄宾虹山水精品和 70 余件画稿以及一件装置作品组合在一起，构成“解读”这一展览主体，并细分为“笔墨·肇源”和“造化·游悟”两个部分。前者以黄氏“画法简言”太极笔法图、笔线顺序图、繁简对应稿、各种不同笔墨形态的山水精品四个展示板块，勾勒出黄宾虹笔墨体系的肇始和生成的内在逻辑，同时辅以大量临古画稿，铺陈出其传统山水画史观及笔墨锤炼的古典来源，并借展一幅所临仿作品的原作（王铎《王屋山图诗卷》）参照比较；后者则以黄宾虹的主要游踪为脉络，精选展示其安徽、粤桂、巴蜀、江浙四个地域的胜迹纪游作品，并从中解析其“夜山”“坐雨”“江行”“重题”等师法造化、感悟自然的创作特点。

虽然此次特展规模不大，作品数量也不算太多，但却力求小而精、深而透、新而活。“读懂”是我们的努力，民族精神的传承是我们的方向，也许，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纪念”。

民族文化精神的挖掘和弘扬正是当前文化建设的重任。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国家平台，中国美术馆一直以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提供美育服务、建构时代精神为宗旨。此次特展的举办无疑是这一宗旨的积极体现。相信在为广大观众提供重温艺术经典、感受文化魅力、探寻大师之路的精神盛宴的同时，也将对当下中国画的发展和人文精神的重建起到重要的导向和启示作用。

最后，向支持此展的海内外艺术机构和为此展辛勤工作的所有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美术馆馆长

吴为山

2015 年 5 月

自觉与先行

黄宾虹的画史意义与当下启示

① 20 世纪传统四大家——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由郎绍君先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最先提出，经 1992 年炎黄艺术馆与潘天寿基金会召开的“二十世纪传统四大家——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学术研讨会，被学界普遍接受。

② 见《黄宾虹先生简介》，引自《潘天寿美术文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 年。

论 20 世纪中国画坛，黄宾虹被视“传统四大家”之一，与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并称。^①而潘天寿论黄宾虹贡献时着重指出：“先生本其深沉之心得，以治病救人之道，引吭高呼，谓道咸间金石学盛起，为吾国画学之中兴，并迭见书写于诸绘画论著中，为后学指针，披荆斩棘，导河归海，冀挽回有清中叶以后绘画衰落之情势，其用心至重且远矣。”^②他的论评，一语道出黄宾虹复兴中国画的自觉担当和勇于先行的载道精神。

如果说，发端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黄宾虹热”，其持续不断并且逐渐升温的积极意义，始而在于“文革”后的重续传统，继之在于守住中国画的底线——笔墨，而发展到新世纪初以来，已经进一步提升为“回归传统，接续文脉”，那么近年不断引起讨论的黄宾虹话题又有怎样的意义呢？值此中国美术馆举办“浑厚华滋本民族”展以纪念黄宾虹诞辰 150 周年和辞世 60 周年之际，笔者有幸参与学术工作，拟就其画学的历史意义与当下启示略述感悟。

人们常说，黄宾虹是学者型画家，然而这种说法失于笼统。综观黄宾虹的一生，他不仅是人们早已注意到的书画家、画史与鉴赏学者，而且还是常常被忽略的古印玺与古文字学者、新闻出版编辑、美术院校教授等等。而其中最不容忽视的身份是文化人，是国学研究与国学保存的倡导者和传播者。中国画作为中国文化的视觉体现，与被称为国学的传统文化紧密相连，而黄宾虹对国学的高度重视，出现于他因支持革命遭受通缉在 1907 年避居上海之后。当时，他不但参加了黄节、邓实成立的“国学保存会”，并且担任了“神州国光社”的编辑。

清末民初，欧风美雨，雨狂风骤，为了振奋民族精神，需要从民族文化传统中挖掘国粹，而传播国学知识便成了时代需要。对此，黄节说：“夫国粹者，国家特别之精神也。”^③黄宾虹则与黄节、邓实等坚持“治世以文”的追求，将书画之道自觉置于整个国学的研究中，从民族文化传统中寻找艺术发展的精神支撑，走上了“保存国粹、发扬国光”的求索之路。他在《神州国光社 25 周年纪念刊行书画目引》中，专门介绍了编辑《国粹丛报》《神州国光集》和《美术丛书》的目的，他说：“此神州国光社者，曩刊报章，用存国学。月刊一编，颜曰《国粹丛报》。区门别类，穷流溯源，谨夷夏之防，通古今之故。”^④

可以说，黄宾虹的艺术探索，始终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高度，在时代性的挑战中，从民族文化自身寻求超越之路，这一道路便是“借古开今”。但千万不要以为他“保存国学”，便是固步自封的保守传统，他译述《新画训》，他与诸多欧人的交往，他对于中西绘画的比较，都表明黄宾虹有着开放的心胸，可谓“世界眼光，中国立场”。在当下的国学热中研究黄宾虹，反思发展中国画与研究国学的关系，不仅有利于梳理民族文脉，吸取近代历史经验，从深层理解国画传统的人文关怀方式，而且也可体察道与器的关系和器识与文艺的关系：在“咏怀”“言志”“游艺”中历练品格，涵育德性，陶冶情操，在道与艺、美和善的统一中实现物我和谐与天人合一的精神超越。这

③ 见《王寅政艺丛书》上篇（一），政学文编卷五，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转引自刘梦溪《大师与传统》中《国学概念的再检讨》，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

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

④ 引自卢辅圣主编《黄宾虹全集》书画编（上），

一传统的艺术功能对于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来说，无疑仍具有着润物无声的重要作用。

黄宾虹的画史著述，内容丰富，致思广博，但如前所述，目光如炬的潘天寿却专门论述了其“道咸中兴说”的重大意义。这是因为，黄宾虹继承了中国古代美术史学中史论结合的传统，从画学思想应因时代精神的需求出发，对中国明清画史进行了重新思考，提出了独树一帜的“启祯崛起”论与“道咸中兴”说，并由此上溯到对于北宋画风的重视与借鉴。这一独特的画史见解，见于其晚年的《画学篇》及其《释义》，也大量反映在与友人学生的通信和作品题跋上。从中国画发展路径而言，他提出的“崛起”与“中兴”都是以复古为更新，而又与画家遭遇世变时引起的奋发图强有关，更得益于在金石学启迪下把以书入画变为金石文字入画，通过穷究金石文字之源，直溯民族文化的源头。

不容忽视的是，“道咸中兴”的背后是“公羊之学”的大兴。黄宾虹指出：“两汉诸儒，微言大义，集公羊传。至清道咸，其学大昌。金石之学，始于宣和，欧、赵为著，道咸之间，考覈精确，远胜前人。中国画亦于此际复兴。”^⑤经世致用的公羊之学，开启了变法图强的维新运动，黄宾虹“道咸中兴”说的提出，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体现了对于民族文化的自觉和自强意识。虽然，黄氏的这些见解还缺乏充分翔实周密的论述，但却表明了一种立足本土研究总结中国画进入世界格局后自我发展与自我更新的卓见，也从史的论述上证实了中国画即使不效法西方亦未完全衰竭其生命力，充分显示出“继古人坠绝之绪，挽时俗颓败之习”的文化自信。

在黄宾虹的创作与理论中，笔墨占有极其突出的位置。但他心目中的笔墨，不同于近些年论者的笔墨观。近年不少论者认为，董其昌以来的山水画家，把原来视为形式的笔墨当成了内容，黄宾虹的“浑厚华滋”则一脉相承地显示了笔墨形式之美。其实，在黄宾虹的认识中，笔墨是形式也是内容，而且形成了媒材层面、语言层面和精神层面三者结合为一体的整体。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以来，在以西方写实观念、写生手段改造中国画的主流话语下，笔墨的内涵不断缩小，甚至仅仅降低为媒材或再现对象的技巧，精神层面和语言层面的价值被大大地消解。今日许多以黄宾虹为学习对象的画家，也多仅停留在笔墨视效的追踪，忽视了笔墨的精神性诉求。

黄宾虹论笔墨，一方面注重笔墨作为艺术语言的自身规律，主张传统理法与自由书写兼重，强调“五笔七墨”的有常有变，充满了多样的对立统一；另一方面又从造化本身和反映了民族文化原初思维的“易象”结构阐发笔墨的生发与变化。“画法简言——太极笔法图画稿”即是其笔法理念的生动诠释，从一点一画到一勾一勒，以点画表示“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天地之心”，表示乾旋坤转的宇宙精神、运动变化、生生不息和相反相成。而最终的笔墨，是内在精神与胸中丘壑在“绝似又绝不似”的微妙尺度之间的统一，笔墨与丘壑的统一，又涵泳着个体的品格和精神境界。

简而言之，在黄宾虹有关笔墨的认识中，不仅要从师古人中掌握其基本理法，从师造化中发挥它的

⑤ 见《论道成画学》。引自赵志钧辑《黄宾虹美术文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

⑥ 黄宾虹壬辰（1952）题山水画。

常与变，而且还要在笔墨的点画形态与点画运动中贯穿宇宙意识、生命意识和个性意识；不仅要有整体统一的意象之美，还要有点画形态与点画运动的丰富多彩，像大自然和人的内心一样，而这种内心是经过修炼的，如此方为“内美”。屈原《离骚》中云“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黄宾虹主张的“内美”与“修能”。“修能”在黄宾虹的绘画中如果是“笔墨”，那么“内美”则是个人心灵的高度修养所达到的精神境界与大自然朴茂旺盛的生命活力的统一。

诚然，笔墨传统是不断发展的，没有创造就没有发展，但创造与发展的基础必须立足于民族文化的基因。“浑厚华滋本民族”这一展题，正如黄宾虹题画所曰：“山川浑厚烟霞古，草木华滋雨露新。图画天然开国族，裁成庶类缅初民。”^⑥“浑厚华滋”的生机勃勃与生生不息，既是黄宾虹对于中国山水画内美的概括，也是他对民族文化精神的体认，还是其画中寄寓的人格精神的象征，同时更是其山水画的笔墨美学主张和艺术实践的追求。

黄宾虹作为20世纪借古开今的中国画大师，正是基于民族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强而成为开时代新风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怎样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既为发展中国画艺术吸收新机，包括来自外国的艺术品种的有益成分，又保持民族文化身份，加强自主地实现文化转型的能力，在创新与“走向世界”中自觉坚持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发展中国画独具特色的艺术语言，又表达人类共同面临的精神问题。这是黄宾虹艺术在20世纪画史中的意义，也是他留给当下以至将来的深刻启示。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主任 美术史论家 薛永年

目 录

厚润华滋我民族

黄宾虹画集序

004

吴为山

自觉与先行

黄宾虹的画史意义与当下启示

008

薛永年

图版

内美·浑厚华滋

003

笔墨·肇源

生成与形态

029

黄宾虹笔墨观

033

史观与勾临

061

造化·游悟

游踪纪要

073

证悟体验

119

黄宾虹论师古人与师造化

150

法于古法 化于造化

『师古人』与『师造化』再论：以黄宾虹为例

154

邓 锋

黄宾虹年表

170

图 版

内美·浑厚华滋

造化有神有韵，此中内美，常人不可见。

——1948年黄宾虹致王伯敏信

山川浑厚烟霞古，草木华滋雨露新。图画天然开国族，裁成庶类缅初民。

——壬辰八十九岁（1952年）自题山水

唐人刻露炫丹青，北宋翻新出性灵。浑厚华滋本民族，画山古训忌图经。

——壬辰八十九岁（1952年）自题山水

山川浑厚，草木华滋，董、巨、“二米”为一家法。宋元名贤，实中有虚，虚中有实，笔力是气，墨彩是韵。逮清道、咸，金石学盛，籀篆分隶，椎拓碑碣精确，书画相通，又驾前人而上之，言真内美也。

——九十岁（1953年）自题《江村图》

浑厚华滋，北宋人画法，元季为之一变。

——九十一岁（1954年）自题山水

追踪内美，虚中求实，无实非虚。

——黄宾虹致汪孝文信

北宋人作云中山顶，运实于虚，华滋浑厚，本民族性。

——自题山水

山林小桥

纸本水墨设色 轴

129.4cm × 67.3cm

丁亥（1947年）

款 识

笔苍墨润，浑厚华滋，是董、巨之正传，
为学者之矩矱。写为用稣先生博笑。
八十四叟，宾虹，丁亥。

铃 印

黄宾虹（白文）、高蹈独进萧然自得（白文）

筆蒼墨潤
渾厚華滋
是董巨之正傳
為學者
之矩矱

筆蒼墨潤渾厚華滋
是董巨之正傳為學者
之矩矱
用蘇先生博覽
丁亥



太湖风景

纸本水墨设色 轴

65cm × 31.5cm

戊子（1948年）

款 识

行尽林垌路，青山泼靛来；波涛千万叠，
涌现白云堆。太湖三万六千顷，蒨峭广博，
浑厚华滋。以范宽笔意写奉散木先生祭
政。戊子，宾虹，时年八十又五。

铃 印

黄宾虹（白文）

行盡林垌路
青山潑靛
來波濤千
萬疊湧現
白雲堆
太湖三萬
六千頃蒨
峭廣博渾
厚華滋以
范寬筆意
寫奉
散木先生
祭政